

定川遺書

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淳熙四先生皆傳陸學者也楊慈湖袁絜齋鉅製煌煌垂諸百世舒元質之文猶賴梨洲搜得殘稿二卷獨沈定川之書罕有存者不惟其書不存卽其言之可攷者絜齋之行狀言行編平園之墓碣尙已而墓碣則於卒之歲月復誤言行編世僅見謝山之所節錄未見全帙謝山增補宋元學案別爲之傳可謂精審矣然於修補呂大愚傳旣曰大愚壬寅至官去以丁未而爲定川傳則未明言講學歲月蔣樗庵則曰改通判舒州不赴

定川遺書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割竹洲宅延居之一若講學在改判後也者馮舸月葉縵卿輯慈湖年譜益矛盾矣且不獨後之人也王深寧生宋之世爲九先生祠堂記其言叔晦以國正家居是已而謂大愚往還不及三君則非也慈湖絜齋是時雖受官而猶家居班班可攷後生小子如壽鏞者何敢自詡多聞輒云有得今旣集羣書確證具在因別訂言行彙攷以質於世定爲竹洲講學在淳熙十年十一年之中而斷然不在十五年戊申改判舒州之後蓋以大愚去以丁未也月湖爲吾釣游之

地竹洲風景無閒古今溯洄伊人流連景仰乃不獲讀其全書舉所謂往返論辨以求周覽博攷之益者皆付闕如奚所資而鏡焉顧其留遺者雖僅朱子謂其大篇短章鏗金戛玉者猶得於斷殘中見之若夫訓語所垂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立大本明大義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卽此數語已得概其生平慈湖稱其砥柱中流足以起士大夫萎靡不振之氣者豈虛譽哉抑攷鄞縣藝文志王梓材艘軒有補葺沈定川文集今亦未之見因就搜羅所及輯定川遺書二卷附錄

定川遺書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卷而以言行彙攷並入附錄中更因編遺書而得絜齋遺文鈔定川言行編全帙在焉續有所獲願同志廣之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沈端憲公遺像



定川遺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人物之生斯世何其相遇之難哉  
氣稟得於天而學力資於人兼之者難也故奉議郎舒  
州通判沈煥天資偉特識度高明家庭之閒自有伊洛  
蚤游文館又與天下英俊講明其於氣稟學力蓋兼之  
矣一命登朝受知孝祖得時行道庶幾乎展盡底蘊而  
官止佐貳不終顯榮命也何如士林其歎中郎進秩太  
常議謚華文窳閣我孝祖聖文神思之所在也俾之侍  
直切近霄漢所以表耿先哲崇獎名儒且彰承奉先猷  
之意云魂兮有知欽服休命寶慶二年正月十五日詔

定川遺書目錄

卷一

詩

留別楊慈湖之鵝湖

箴友

文

承奉郎孫君行狀

淨慈寺記

竺碩夫墓誌銘

定川遺書目錄

卷二

訓語

定川遺書卷一

宋鄞沈煥叔晦後學鄞張壽鏞輯

詩

留別楊慈湖之鵝湖

任地從天景孰眞何須向北定三辰天涯未遇蜃樓市  
仙嶠偏多採藥人分手傳資每歧路知心講道更情親  
離亭信宿梅花驛只恐霏霏雨雪頻

案右詩見王牖軒宋元學案補遺

箴友

定川遺書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

案右詩句見袁正獻公撰行狀云君始居家塾非  
聖賢書未嘗誦讀及游太學亦嘗箴其友云云董  
孟如輯甬上宋元詩略亦錄之

文

承奉郎孫君行狀

先生姓孫諱介字不朋越之餘姚人也居於縣之燭溪  
湖號雪齋野人里人尊之爲先生七世祖當五代時自  
睦州來徙家曾祖亮祖政生四子伯子昇仲子什叔子

充季子全先生叔氏子其季無子伯父命爲子家世力田伯父爲浮屠持其戒甚苦而識趣不凡閒就儒生習論語孟子詩禮輒通大義慨然蘄變其家爲儒集猶子親授訓傳飭厲嚴明於是先生之兄疇壽朋少凝遠有偉志言動遵規矩稱伯父意故龍圖閣學士尙書胡公沂周伯之父定翁先生名宗伋字浚明方以學行講授閭里伯父俾壽朋率諸季負笈依其門嘗有家問督壽朋立志剛遠慕先生暑毋晝寢羣居起敬忌苟同俗且曰汝前報吾苟且學作文字君子無一忘敬苟且何等語後不得復爾壽朋學勇進矜式後來諸長者相會曰萬金可有孫壽朋不易得也壽朋早沒先生孤童自立學成益光先生之學本末有序始終可考以先聖爲師晷日拜先聖文永感悲思每旦誦孝經一通著日誦孝經賦不惑佛老不諂鬼神不好禳祥不事方術不信陰陽地理之書著卜葬說慕司馬溫國公未嘗妄語追念伯父思望興門戶之意伯兄提攜教育之恩言輒流涕逢諱日臨祭祀獻歆哀泣終老不懈雖簞瓢不給而柔盛潔芳薄薦必齋衡茅不補而坐屋繕葺茂林勿翦敦

念族屬平心正氣且教且勸虔而嚴憚焉少尙忠義有憂當世心弱冠寓林曠聞徽宗崩北望大慟情發於詩末云常願吾皇不共天閒語中原舊事扼腕頓足憤激作默禱六言無一日敢忘君以天下爲己任但申么麼之私遠冀明昌之寢其壯烈如此幼學於定翁定翁沒持心喪編其嘉言善行曰胡氏賢訓每誦其德憂思感愴如其思伯父伯兄夫人之大倫親也君也師也三者隨力之所及此非古之所謂躬行君子乎年七十倣程公太中珣自爲墓志前卒一歲季子奉安車丞海陵神

定川遺書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氣瑩澈膚澤不黛樂飲劇談龐眉皓然人謂難老而先生自言吾日月近矣爲詩往往多訣別語歲十一月朔扶杖瞻先聖畫像泣曰今而後不復得事先聖矣自是果臥疾不能興改歲之旦意少適取琴鼓之曰吾其遂與琴別乎越二十六日疾甚諸子泣進曰吾方澄心靜臥勿亂我明日熟寢覺猶進粥其夜復煮藥屢請不答將旦命諸子扶坐正色曰聖人五十知天命吾七十五矣胡使我不知命爲畏死戀生者乎誦曾子易簧一章及莊子蟲臂鼠肝語琅然不差移時病革絕復蘇命酌

一卮手自持飲飲竟曰姑退今日尙少延也又熟寢覺復起坐曰吾無餘念獨二孫未名撫二孫命名而目諸子曰善教之既則微笑曰吾真無可言矣命旋席向仍寢晡時縣長官主簿問疾舉手別曰氣盡則止願加愛焉日暮氣寢微遂終官舍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甲子也嗚呼觀先生死生之變可以驗平生之學信本末始終不誣矣初有田三十畝娶同縣張氏得匱資十畝伏臘不贍常寄食授書助給中年三兒浸長謝主人歸訓家塾久之大困喪其土田然猶損衣輟食以周旋姻

定川遺書

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親之急不事請謁不營錐刀忍窮如鐵石非其義餽之不受爲子求婦皆故人寒士之女曰吾方以禮訓吾家使婦挾富則閨門何觀不如兩窮之相安也諸子壯有過撻罰不少假子婦諸孫下逮僕妾進退有時少長就列凜如也平居愷悌慈恕恩意浹洽使人必知其勞苦察視寒煖飢飽盡其情家政雖細事薄物動有繩約獨米鹽出入用費盈縮告事而已不苛詰責未嘗與人爲怨聞一善輒記錄稱道不置終不及人之惡其敎學者懇懇如己子家貧無書自諸經正義諸子書戰國策西

漢晉南北隋唐五代史百氏文集異聞雜說悉手鈔或刪其要語楷書細字無點畫稍憊年四十餘不事科舉晦跡不入都邑者三十餘年晚隨季子就養所至謝容澹然繙書自娛詩文數十卷號雪齋野語皆有德者之言也年七十逢壽聖慶恩補承務郎後二年高宗再歲進承奉郎終之年九月辛酉歸葬舍南燭溪湖之濱潘山之塢三子應求鄉貢進士次應符次應時文林郎泰州海陵縣丞女一人未嫁而天孫男祖祐祖詒孫女五人皆幼煥尉上虞始識先生之季子見其資端而秀發

定川遺書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非而改過起而問其原委乃謂子曰吾伯祖開吾家儒學之端吾伯父植立爲儒之業今我父指前人誨我恐恐然未知其不負也甲辰歲始得拜先生於牀下闕略行輩貶損名德進煥而教之視其貌如野鶴孤雲灑然不受世之塵也察其意慊然未始自足講學進德斃而後已也聽其言如五穀之飽人浸浸乎手足服禮耳目端靜使人不能自己也使稍見之用趨死不顧利害去就白首耆艾喟然動眾心誰能屈之惜也時命大繆成於其身善於其家達於鄉而奮發乎後昆爲爾諸孤

將請於晦翁朱先生銘其墓不鄙煥委狀其行遂次第書之爲狀八月十四日從政郎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沈煥謹狀

淨慈寺記

奉化縣治之西六十里有佛宮焉按圖志唐乾符六年所建院有故籍又謂始於石晉天福五年他無考證自天福庚子逆數而上適周一甲子圖經流傳不應無據院初號仁王其錫名淨慈者本朝治平二年也淳熙戊申里之父老告於州曰淨慈爲剎實明越天台三郡田

定川遺書

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野婦遠近老稚奔走徼福之地山無常產而地少朝晡稻蔬之供未始告匱者實賴山王陰率潛化若有人從空中告語相勸導者凡粟米豆麥布帛絲麻薪炭菜果隨闕而應不求自至傾囊倒囊負擔挾篋牽聯號呼纍纍而來捨其有而求所欲無不響答比年主丈室者行業不孚禱祝弗應里多疵癘人心累驚願更擇有道行者居之以妥慰山靈而加惠一方邦君吏部侍郎岳公從之悉召州之名剎育王天童而下十有六主首俾通選一人得今住持師宏臨江人嗣法佛照禪師始至



周視庭宇喟嘆荒蕪眾相與舉力支傾補罅規恢隘陋甫期月百堵徐興法堂清嚴以祇演佛事僧堂奧敞以休處朋徒且過接待之寮闢而新之以安適來者度僧有庫會浴有室鐘魚震響草木蔥茂叢林規制大略具體宏師以書來乞記其事余觀人之一心精誠所達雖天高地厚豚魚細微金石無情有感必通況數椽之興廢乎是心苟存鬼神其相之矣雖然天下之事其將興也責於己求於心其將壞也聽諸神歸諸天古今一軌宏師能充此心不倦則道俗丕應興起法席蓋未艾也不然徒日燃熏淪供而神不我孚吾恐山王去之遠矣書以遺之使刻之山中若夫自漢以後佛法入中國四民風靡競求福利上之人往往多倡導之其來已久豈特一淨慈而已哉民生不及三代遠甚其本安在宏師不求余言姑置勿道獨識其所以振作頽廢之概如此

紹興改元八月記

竺碩夫墓誌銘

君姓竺諱頤字碩夫明之奉化人也竺氏先世服田君聲譽篤厚鄰里稱善人遺其子大年從游他日喜而語

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粗厲之習變而爲儒雅暴慢之氣轉而爲溫厚非曩日比矣家法整肅鄉人皆化之

案奉化縣志竺大年傳父頎字碩夫豐豐篤厚鄰里稱善人又云家法整肅鄉人皆化之注云歷志參學案及沈端憲撰竺碩夫墓誌銘宋元學案竺大年傳黃梨洲竺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竺頎始遣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云云蓋本墓誌今端憲所撰原文既無可攷而得於奉化志及學案者止此又案志既云參沈端憲撰竺碩夫墓誌銘是奉化志初成之日猶及見端憲文集五卷之存也

定川遺書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撰竺碩夫墓誌銘是奉化志初成之日猶及見端

定川遺書卷二

宋鄞 沈 煥叔晦 後學鄞 張壽鏞輯

訓語一

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  
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  
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  
卽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出於閨房用力焉故曰工夫  
不實自謂見道祇是自欺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媿始可言學

定川遺書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啜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  
當熟味之

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閒隔學者此  
心常存可謂孝矣

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李宰相絳之言也

吾儒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本不立義不明雖討論時  
務條目何爲

學者無以精神凋喪於陋巷偏僻之習

晦翁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

案右九條全謝山錄袁正獻公所輯定川言行編  
載入宋元學案定川學案後一條載入晦翁學案

訓語二

天子必有諫官今世牧守遂無諫者天子不得自行一  
事而牧守皆擅喜怒無敢問者錄事參軍自漢至唐專  
掌彈劾此職可復修也

道德仁義渾然無偏倚之謂成楊墨之仁義去道德而  
言之也老子之道德去仁義而言之也二者皆有弊以  
執一偏不知禮也道德仁義理一而名二體同而用殊  
各行於其所當行而不偏於一曲非禮不能也

定川遺書

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朝廷之上不言功名之大小則問官爵之崇卑利祿之  
厚薄此何等風俗哉今公卿大夫在朝之士所言者皆  
禮問者以是對者亦以是可見禮樂明於上風俗厚矣  
義是禮之變等是禮之常於坤乾觀變於夏時觀常非  
聖人孰能觀之

禮行不是行禮我與神有二不可謂之行聖人之誠足  
以感神而無閒故無往而不得其所欲

案右四條見王賡軒宋元學案補遺第一條錄叔

晦語第二至四錄定川經說

訓語三

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寢室之壁

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而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

或謂姑安職何行道爲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發策諸生稱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

定川遺書

卷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吾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不愧友朋去無所恨

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帥屬少事同列頗以閒冷自逸因曰設官分職安有閒冷者

作永元陵百司次舍供帳酒肉之需州縣奉承不暇因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食自如安乎

移書御史曰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喪紀著明人心曉然知君上典禮之重貪求自息科擾自戢可不煩彈治而肅

浙西帥知其貧欲饋之豐因所厚者言之曰受則傷義  
拒則違俗以既歸告之其可卽日出郊

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者贈以白金反之曰向也閒居  
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

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善讀  
書

案右十條見袁正獻公撰行狀

訓語四

爲學錄同列率不敢與諸生語喟然歎曰將不知兵兵

定川遺稿

卷二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

嘗爲司業言學職諸生之表非其人不可司業答以格  
法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

初與司業爭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曰司業遇  
我厚豈敢逆詐哉既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司業  
與焉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

居太學語人曰天子學校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

郡國

案右四條一二見鎮海縣志本傳錄袁正獻公撰

言行編三見宋元學案本傳四見寶慶四明志本  
傳錄自周益國文忠公撰墓碣

定川遺書

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定川遺書卷二

定川遺書附錄卷一

後學鄧 張壽鏞輯

朱子答沈叔晦書一

衰病如昨無足言者二圖之妄深荷留念言多枝葉而不既其實尤佩警切之戒但區區平日躬所不逮之言與此殊不相似識者當自無疑惟是尋常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幸爲人傳出異日或能亂道誤人爲可懼耳麻沙所刻呂兄文字真偽相半書坊嗜利非閑人所能禁在位者恬然不可告語但能爲之太息而已若大事記則雖非全書而實有益於學者有補於世教區區流傳之意本不爲伯恭計况門外之紛紛者乎

答書二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



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書三

示喻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惟媮惰何以及此況又未得面承事理之閒亦有難踰度者何敢容易下語顧以不鄙見屬之厚竊以所喻思之恐所謂聞道讀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願審叩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閒便自

可以見眞是之所在向後用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眾甚眾

與沈叔晦書

熹衰病之餘扶曳至此少時爲吏於此接壤頗聞其民俗利病謂或可以少效區區既至乃殊無下手處頃來豐丈過此亦以一二事爲寄亦其俗之所甚病今亦未有以報朝廷向來蠲減僅有其名而今乃欲責其實且許郡守自列因得條上一二未知得見從否亦知今日上下艱窘不敢究言然度已是難施行矣欲行經界半年議尙未定若得遂行卻須救得分數然病久證壞要非一藥所能支也奈何奈何因便附此問訊有以見教願悉聞之正遠唯冀以時加衛以慰吾黨之望不宣

答書四

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卻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諭愈詳密無疑矣

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它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卻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閒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說經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

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是叩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

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效如此有得文義方通來論糾紛殊不可曉也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智自是智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理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

然也

案以上五書見朱子文集

呂子約祖倫泛舟至竹洲叔晦所居詩

湖光拍天浮竹洲  
隱然一面城之幽  
中有高士披素裘  
我欲從之恐淹留  
探囊百金辦扁舟  
又煩我友著意修  
微風一動生波頭  
飛棹來往倦則休  
兀兀坐曹如繫囚  
吏餘只有萬斛愁  
一生安坐無幾求  
今日棲遲如置郵  
脫帽露頂固狂流  
俯首折腰亦可羞  
誓將入海登之罍  
棄置人閒繞指柔  
蒼然暮色下羊牛  
出處語默兩悠悠  
九原可起柳柳州  
燕坐相與未始遊

定川遺書附錄卷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案此詩見至正四明續志

又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爲四明船塢後七十餘年  
某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閒而王兄季和亦來作  
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迹故傳尙有可考偶成數  
語簡季和因呈叔晦詩

鄞川舊有船司空小亭晚望江之東景迂有江亭晚望詩父老猶

能理前話無錢無木人無功時有漕使來場中詰問造船事景迂對以此語云有

錢則有木有木則有船既無錢則無木既對以此語云有風流已往四  
無木則自然不能造船漕使語塞而去

十載水仙木犀徒自紅

景迂有思四明水仙詩及和蔡天啓四明瑤柱木犀之句

嘗夜看司空集元符上書入邪中歲月蹉跎今幾許俯

仰一身隨轉蓬自爾怕道四明守詎有律呂爲始終易

玄後譜此時有又得剛說來發蒙

景迂跋云今年始見剛說明州令人不覺

意氣自倍

魯人獵較亦獵較復使妙句追飛鴻揭來海頭四

閱月塵埃滿袖生璣璫平生執鞭所欣慕追尋故蹟得

數弓超然之名猶可想

超然之名舊矣相傳在江之浙後樓易其名而非復故處矣

海氣微茫日未曉越中豈是不好事別乘皆賢心已恍

場官繼繼眞我友欲來卜築祠此翁大書特書景迂號

定川遺書附錄

卷一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庶幾遺躅常清通簿書期會目前耳此意當令齊洛嵩

豐公室外草芘芘了齋卻掃耳若聾當時二士相游從夜

闌太息非爲躬年運而往將溟濛後輩風□□□薄

材微宦猶未工尸祝越俎自忡忡誰圖遺像置學宮時

與先儒相磨礪卻歸金華守吾宗端坐不出固其窮

附錄慈溪龍虎軒偶成

龍蟠虎踞秣陵城甬上倉官亦強名獨占高峯傲干

古夜深月照落潮聲

老松偃蹇臥江濱風月煙雲寄此身不羨參天二千

尺低徊欲對小峩岷

仙都石筍似天成  
鳧水松龍是弟兄  
走遍游人與行客  
未知誰可寄深情

蒼然暮色已崢嶸  
姑射山頭臥玉鯨  
墨客強生龍虎想  
我來猶自怯威名

尙書風節映鄞川  
人物蕭然又幾年  
世路逶迤雖已極  
軒前龍虎尙依然

年來世路轉蹉跎  
正大中庸論愈多  
出本無心歸亦好  
何須胸次自干戈

定川遺書附錄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亦呂大愚作也  
見至正四明志  
雖未注呈叔晦  
云云然氣象萬千  
錄之可備纂大愚  
集者采取大愚集  
亡矣安得好事者  
爲之補葺傳世乎

定川遺書附錄卷二

後學鄞 張壽鏞輯

通判沈公行狀

袁燮

曾祖開故不仕妣趙氏

祖子霖惠州博羅主簿妣應氏

父銖承務部僉書鎮東軍節度判官母太孺人孫

氏

君諱煥字叔晦四明沈氏也世居定海中徙鄞自君祖  
主簿公經行修明恬于仕進鄉里高其節考簽判府君

定川遺書附錄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聞道于焦先生授指伊洛忠信孝友克紹先德後進  
皆師尊之而沈氏之門益大隆于教子諸子皆修飭有  
聞而君尤偉特有大志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  
未嘗騖于末習旣冠成人尤奮勵自強慨然有追蹤古  
人主盟當世之心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  
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則清遠雄麗務以義理  
自勝不類舉子語年二十四鄉舉第二明年監補第一  
又四年遂以行藝優諸生時師友道喪雖首善之地合  
席同筆硯鮮有講磨之功君勇于進修不主先入始與

臨川陸公子壽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陸公極稱君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君益自信晝夜鞭策有進無退求友如不及潛觀密察至有頽然眾中不自矜衒人莫之識而推之爲不可及者囊無資冬或不絮忍窮勵志惟講習爲急旣與諸賢定交又以諭後來者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聞者悚惕因君以交諸賢五六年閒朋從日盛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爲不朽計皆自君倡之乾道五年試藝南宮主文自汪公應辰以下皆一時鉅儒奏君名第二君忠義天挺勇不顧利害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居次甲授迪功郎紹興府上虞縣尉待次里中益講學不倦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于寢室之壁日省觀焉嬰兒之慕不忘其初深以嚴威儼恪爲戒簽判公每對賓客君常拱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小不合意嚴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父子自爲師友講論道義闈門肅離士益信而歸之門人



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啟告簡嚴渠矧端肅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銷中心悅服師道益尊尉曹三年不卑其官端居終日雖隆冬酷暑不少懈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馭下嚴紀律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某日某時反命毋敢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而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則鏹而藏諸榜其庫曰經界而歸權于其長有所閱視宰必關尉尉必請于宰始得啟封約束堅明吏姦莫措邑人賴之聲望藹然舉薦相

屬固辭不受或稱之政府諷使來見卒無所詣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除太學錄時淳熙八年春也自成均造士寢失古意官其閒者率皆安靜養名少所設施賓接有時物情頗隔君始至則延諸生日與周旋見者不以蚤暮遂欲整齊宿弊稍修教養法士爭歸之而長官始不樂矣先是舍法取士行藝優劣一決于試拔其尤者使職于學君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君持議如初會攷試殿廬唱第之日有司俟命于廷壽皇熟視偉君遣中貴人詢名氏及官有簡記意丞相復稱君居官匪懈以

風切其餘息者滋多君介然自若或謂君姑安而職何行道爲君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發策諸生稱孟子之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于中者可無其人乎詞旨頗切不知者以爲訕己相與媒孽其言紛紛御史惑焉遂論君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抑之養其器業異時拔用未晚君方會食監中聞命不驚食罷夷然敘別而出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吾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不愧友朋去無所恨在職纔八十日有旨補外得高郵教官

深然之帥去官君亦辭修奉後帥至復委以按察君直道而行械吏之並緣爲姦者而還其科率之不當者人情安堵是歲旱荒領常平者以上虞餘姚二邑隸君振救躬履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顏色飾貌者逡巡自退而饑民皆遺之食迄無流移部使者才之亟劾奏稱君治行帥露章獨薦尤力侍從亦舉君自代章合上壽皇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召用之媚嫉者復至而左丞相旣家居矣小人無計沮君疇昔所與有欲自明其非黨且因用君名作爲黨論復列其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于下某已去某猶在己不與焉而謂君爲之欲激眾怒合謀并力以梗其入謗語果喧有一從班以百口保君明其不然者遂稍息終不復召秩滿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君有高名台閣羽儀之選善類數推之而自學省下遷及是累歲顧滯于銓調視往時同列邈不可跂公論以爲屈由是丞相合前後薦君者數奏力陳于上始有陞擢之命通判舒州該皇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家故清貧敝廬數閒隘不可居隨所寓止性輕財常誦李趙公

之言曰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室無私蓄辭受  
取舍雖小必謹嘗游中都浙西帥雅聞君名而知其貧  
欲饋之豐因所厚者言之君曰受則傷義拒則違俗以  
既歸告之其可卽日出郊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者贈  
以白金君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  
受資用屢竭廉約自守意氣軒豁未嘗有悴色口不言  
貧不知君者雖謂之不貧可也奉母謹甚左右無違日  
進甘脆閒爲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探篤倡率妻孥  
撫養孤妣恩意隆洽略無少閒故人孤女窶甚聘以爲  
冢婦富室欲聯姻諸子請之勤勤卒拒不許鄉閭有喪  
不時舉女孤不嫁者念無以助聞會稽有義田惠浹窮  
乏其稱甚美乃請于鄉老鄉大夫爲表倡二公欣然意  
合果于集事以君鄉評所推屬所以諷諭者君不憚勞  
苦告諭諄諄誠意孚格樂助者甚眾未幾得田數百畝  
儲峙有所職掌有人出納有法毋苟求毋徇私必核其  
實品量多寡用而不置有餘益市膏腴愈久愈多其惠  
愈博鄉人義之咸曰此無窮利也規約甫立而君則病  
矣病日侵猶自整厲不改其度與朋友別惟以母老爲

念善類彫零爲歎嗚呼可哀也已得年五十三紹熙二  
年四月戊寅終于寓舍十二月丁酉葬于縣之翔鳳鄉  
象坎山龍尾之原配楊氏耐焉楊氏有賢行順于舅姑  
和于娣姒叔妹而相夫子以禮甚柔而正時有規切語  
君每謂之良友卒于淳熙己亥之歲君深悼之擇可爲  
繼室者難其人吏部郎中豐公誼清敏之孫能世其家  
故與君相知深曰吾長女可配君子遂以歸之子男四  
傳曾魯曾省曾敏曾女四長適舒鉞次許嫁呂喬年餘  
幼自君之沒朋友親故哭之皆慟四方賢士大夫識與  
不識咸爲世惜之此豈一日之積哉攷其平生大節寧  
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于眾寧齟齬與時不合而  
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震聳頽俗使時見用必能振  
朝廷之綱折姦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謂難  
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德駸駸焉自  
期于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  
不苟自恕嗜學如飢渴考察精密其爲言曰晝觀諸妻  
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矣知非改過踐  
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久寬平可敬可親

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爭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毅溫而弘者殆庶幾乎篤愛其親以曾子爲法而復以名諸子以孝謹爲家傳沈氏其未艾矣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游太學亦然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善讀書史籍傳記採取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辨古今始知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廣深君子以是知君胸中有蘊有足以開物成務者矣終身沈于下位而聲名流于四方抑之愈高困之愈堅死且不隕是豈偶然嗚呼其可敬也夫諸孤將求銘以貽之無窮故爲之敘述其本末雖無能發明要摭實非溢美貴其可信而已惟當世篤論君子擇焉謹狀

定川言行編

謹案袁正獻公燮旣撰定川行狀更輯言行編全謝山補定宋元學案書於舒廣平傳後云宋史作舒沈傳寂寥短簡不足以見其底蘊黎洲始求得

廣平類稿殘編其中有足資考證者因據之別爲

舒傳

案舒傳已刊入類稿附錄

又近得定川言行錄

案錄字乃編字之誤

謝山或誤識

因據之別爲沈傳徵特學案所關他日重

修宋史者亦將有所采也云云顧謝山錄於宋元

學案者言行編僅僅九則而鄭志本傳又引一則

鎮海縣志本傳更引三則內第三則卽宋元學案

尊敬朱晦翁語王牖軒輯宋元學案補遺附錄四

則未註來源其第二則卽鎮志所錄爲學錄常正

衣冠者是也第三則本諸行狀第一則玩其語氣

定川遺書附錄

卷二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似本諸言行編第四則未知所出壽鋪方以未見

全編爲憾馮君孟頴一日以袁襄臣所輯正獻公

遺文鈔二卷見示其第二卷卽定川言行編也因

互相勘比且細閱袁襄臣初稿

卽煙嶼樓初本

當時亦僅

就謝山所錄者編之嗣得郡中沈氏譜鎮邑沈氏

譜始獲全竊然兩譜詞句閒有出入柳泉先生一

一手校極爲精審襄臣者徐氏高第也不忘其祖

輯其遺文而定川亦藉此以傳蓋二公氣誼旣淡

洽於生平二氏子孫復勤守其先德相得益彰爰

將遺文鈔二卷及附錄付梓更就原編逐條摘錄俾學者便於省覽焉若欲見原編則取正獻公遺文鈔讀之可也

學於家庭以正心修身愛親敬長爲本步趨中規矩言論有典則

入太學益自整勵與同志曰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

家素貧囊無餘貲冬或不絮姑蘇一巨室延請以誨其

定川遺書附錄

卷二

十一

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子同舍皆勸其往曰吾方求益師友柰何舍去卒拒不往永嘉崔象先頽然眾人中不自矜銜人鮮能知者君一見大稱之以爲學問識見在行輩中當爲第一聞者慄然後同志與象先友聽其議論始服君爲知人

天資高邁狀貌偉特語勁而氣充足以祛人鄙吝之習而養人正大之氣

居家事親恂恂卑下以嚴威儼恪爲戒每言學者工夫當自闔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卽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於闔門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謂見



道祇自欺耳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啜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

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間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大書親愛和氣愉色婉容一章於寢室之壁

忠義自許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廷對鯁直指陳闕政無所諱忌

定川遺書附錄

卷一

十二

四明叢書

鈔圖刊本

尉上虞人謂儒者世故未必周知而吏道通明應酬整暇終日靡字抵暮而後返室

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約束其下甚嚴有所巡捕限以日期稍有稽違責罰不貸非甚不得已不令人入鄉

信義輕財每讀唐李絳之言曰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辭受取舍關鍵甚嚴苟非其人有所饋遺未嘗輕受嘗游中都浙西帥知其貧欲厚遺之因君之善厚者先達此意曰義不可受來則難卻以渡江告之斯可

卽日出關

爲太學錄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莊肅如是我輩亦當如是盛暑時亦然同列率畏謗避嫌不敢與諸生語喟然歎曰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獨延見無虛日

嘗爲司業言學職諸生之表非其人不可司業答以格法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司業不能平

同僚有以行道爲笑侮者曰君子居其位必行其道道之不行吾實恥之因發策試諸生稱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日宰執侍從臺諫以及監學師儒之官立乎本朝而道不行詢所以然之故在職才八十日同列諸生送江濱有泣下者曰吾豈不知顧惜爵位僥倖改秩足爲親榮哉不如是則淪胥非吾素志耳

始未去或謂曰司業厚貌深情蓋隄防之正色曰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司業與我厚吾豈敢逆詐旣得罪始知擠者司業與焉但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

去國不以罪戾爲恨閒居累年守道無悶未嘗以得喪

用舍更其操身雖退而名益高

改過遷善不苟自恕其始面目嚴冷一語不輕發與朋友交面攻其短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如將浼焉觀摩既久浸浸寬博卽與之居可敬可愛

作永思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承給不暇侍郎鄭公薦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絕矣後帥復委以檢察治吏之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

定川遺書附錄

卷二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務識大體非聖哲之書未嘗好史籍繁雜采取至約以爲簡策工夫要而不博友人向伯升一本無伯字博通諸書遺詩箴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終亡羊

自居太學與官上虞時常持此論甚堅後識東萊呂公極論古今始知讀書之益

呂公之弟子約官里中相與契好諸書綱目講之尤詳吾儒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大本不立大義不明雖討論時務條目何爲

兄弟自爲師友論講切磨期與古人同友愛甚篤里中

言家法者推沈氏士益信而歸之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消中心悅服

愛君憂國發於至誠語及時事少不合意常顰蹙不樂深以善類彫零爲憂

晚尤尊敬晦翁曰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旣寢疾猶以爲言蓋處心積慮未嘗不在斯世容貌巖然筆端無俗氣

吾儒之學在植根本識肩背無以精神彫喪於陋巷偏

僻之習

議論宏大平直坦乎如九軌通衢

其有功於吾道者開後學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材質不同相與磨礪浸灌而進德日眾  
病革之際握手爲別每以母老爲念

人品超卓世道所關求如君者難乎其入矣

通判舒州沈君

煥

墓碣

嘉泰三年

周必大

紹熙三年正月戊寅沈君叔晦卒十二月丁酉葬慶元府鄞縣翔鳳象家坎山龍尾之原凡四方知名士皆來

弔祭而全州守楊簡太學正袁燮有誣鄉評誌壙狀行  
實授其子來請銘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  
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銘可已乎按沈君世家定海  
縣已而徙鄞曾祖開祖子霖經明行修主惠州博羅縣  
簿父銖力以道義教子終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君諱煥叔晦字也少而奇偉年二十四舉於  
鄉監補魁多士乾道五年省試第二以右迪功郎尉紹  
興府上虞縣鄉村不識胥徒境無犬吠警吏匿經界籍  
爭訟紛然令檄追證君拘籍鑄之操驗稽決積弊以革

淳熙四年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八年春詔爲太學錄  
始君爲生員卽語人曰天子學校當隆師親友循規蹈  
矩以倡郡國知臨川陸九齡子壽之賢從而學焉見聞日  
廣朋從趨向悉歸於正旣列學官則以昔所躬行淑諸  
人早暮延見學者聲譽日章長貳同僚已懷媚嫉會充  
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陛下孝宗偉其儀觀遣內侍問  
姓名口口忌之而君益侃侃自將或勸其姑營職耳道  
未可行也君曰道與職二乎適試策引孟子立乎人之  
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意似有所諷言路方以安靜爲大

體疑其訕也。摘君與長官爭議宜少折之。在職纔八旬，得高郵州敎授而去。茲可觀過矣。明年丁父憂，服闋，選充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用舉主升從政郎。高宗山陵，越帥鄭侍郎汝諧奏充修奉官。君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芟舍非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絕矣。後司尚書張杓復委之檢察。君治並緣爲奸者，追償率重者，支頓減。歲旱，常平使者分擇官屬拯恤。君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者。諸司交薦。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敎郎。知徽州婺源縣。三省類薦書以聞。上

猶簡記許申擢通判舒州將用之也。光宗覃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歸後，官期益篤，爲己之學。天性孝敬。父在時，每對客必拱侍。燕集，竟席乃退。晚奉母尤至誠。頗疑性過剛。大書戴記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於寢室。以自警。友愛其弟撫，養孤姪家。雖貧一毫不敢假於人。甘旨之奉，獨豐。人疑不貧也。聞會稽創義田，凡吉凶有力不給者，仗助有差，卽白鄉貴效之。得田數百畝，月增歲益。遂爲無窮之利。旣病，猶不廢書孜孜。以人才國事爲言。昔曾子論弘毅之士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謂明善

以誠身誠身以悅親悅親以信友信於友乃獲於上若吾叔  
晦所謂任重而道遠誠其身以獲乎上者非耶自阨聞言其  
志益堅不幸五十三而沒使天假之年成就豈易量哉  
雖然芝蘭當戶鋤之者人也雷風震林直木斯拔茲豈  
人乎天道難言予復何咎既序且銘哀而不怨亦叔晦  
之志也歟君先娶楊氏有賢行前一紀卒豐清敏公孫  
吏部郎中誼從以長女配之四男傳曾魯曾省曾敏曾  
皆傳父業魯曾今名杰用宗蔭爲迪功郎四女長適舒  
鉞次適呂喬年胡顓次許嫁李知至俱名門也孫男一

定川遺書附錄

卷二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嗣隆孫女一向幼家藏五卷大率仁義之言銘曰嗟我  
叔晦行高才全學富於海道直如弦秀出周行頌而儼  
然惟皇側席伊誰忌前可抑者進胡奪斯年命實使之  
彼何誅焉未嘗尤人矧豈怨天其事好還後當邈綿

謹案行狀作淳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是也墓碣誤

祭沈叔晦國錄文

史浩

嗚呼叔晦淳真資稟不羣試舉大略可悉其人以言其  
道得師深造優優聖域能窺閭奧以言其材知悟心開  
何患事物紛至沓來以言其學正而不駁因流知源橫

渠伊洛以言其文傑出橋門兩優上第名亞省元以言其狀修髯廣額鶴立雞羣咸知敬仰以言其言時然後宣齒牙餘論學者爭傳嗚呼人有一善必膺世選君兼數者乃不通顯遲次佐州效未及收遽以淪歿命不爲謀嗚呼上不獲終養於母氏下不逮延賞於諸子此意蕭條可哀也已有酒旣清有餽旣馨茲寓一奠心折涕零

祭南山沈公文

朱熹

嗚呼叔晦今果死與氣象嚴偉凜若泰山之不可踰而

定川遺書附錄

卷二

十一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情性端靜劬然蠹魚之生死於書家徒長卿之四壁而清恐人知嗟吁叔晦學問辨博識度精微官止龍舒之別乘而才實執政之有餘人皆戚戚君獨愉愉人皆汲汲君獨徐徐而惟以道德爲覆載以仁義爲居諸以太和爲扁牖以至誠爲郊郭至於大篇短章鏗金戛玉鉤玄闡幽海搜山抉者又特其功用之緒餘也

祭沈叔晦文

楊簡

嗚呼念哉朋友道喪爲日久矣吾叔晦倡之切偲義起某未離膝下時知有先訓而已出門逐逐不聞正言竊



意世閒不復有朋友之義及入太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辱告曰此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某遂求其人遂得從其賢遊相與切磋講肄相救以言相觀而善皆吾叔晦之賜今棄我而往矣嗚呼痛哉嗚呼念哉其所以得門外之助不負先訓勉勉於今未至於自棄吾叔晦之力也豈不念哉豈不痛哉叔晦之賢豈吾一鄉所得而私蓋天下共之世方習諛波頹不可起叔晦不然如砥柱中流而峙正色立朝不肯靡靡學官發策無所回畏雖不旋踵而罷而亦足以起士大夫萎靡不振之氣嗚呼念哉某自聞先訓大舜從人禹拜昌言由喜聞過改過明白先君則然向止內訟盡以告人自怨自艾至於泣下至於自拳出門泛觀大難其人而叔晦亦嘗聞過伏羲筆書而口宣某由是益服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賢孝友天資敬恭粹然處他人之所甚難獨從容乎周旋善言善行奚可悉數威儀文詞誠足以稱雄一世某竊以爲由中而發當觀叔晦之中不當徇叔晦之外三十年相與相切之情三十年相與相切之義遵制之官不得執紼而從柩一

奠哭別鳴呼哀哉嗚呼痛哉

哭沈叔晦墓詩

孫應時

宿草遂如許吾誰作九原堂堂那有此凜凜尙能存日  
落松風久天清霽氣暄百年知己淚灑盡欲何言

案孫燭湖應時又上晦翁書曰叔晦沈兄不幸謝  
世此湖中之梁木一壞豈易復得

贈沈智甫

名省曾

序

袁甫

言心聲也發策之語直犯時忌惟先有輕利祿心故耳  
使所重在利祿尙不敢略有忤拂況敢從其蠹根病髓

定川遺書附錄

卷二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攻之耶若端憲沈先生之弘致淵識可謂達于重輕  
之分矣先正獻公嘗言先生少年在鄉校刻志問學齋  
前有竹甚茂每于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聽者悚然祁  
寒襪無絮則小籃貯故紙用以溫足前輩所謂士大夫  
必先咬得菜根乃可有爲者其先生之謂歟嗚呼惟其  
如是故能尙氣節篤道誼視官爵如外物曾何足以動  
吾之毫芒哉方其仕上虞也一尉之卑發爲問目深嗟  
理學不明風俗頹靡于是以扶植公議爲主及爲學官  
謂立朝而道不行赧然而動于中者今可謂無其人蓋

將以啟宰相而下愧恥之心耳且夫壞天下國家者私  
意也而惟一公字足以藥之壞士大夫節義者無羞惡  
之心也而惟一恥字足以藥之此二良劑切中膏肓人  
徒歎其善藥病耳孰知胸中耿耿不以得喪利害爲念  
而後能發此二問不然豈不能隨世俯仰雷同媵阿爲  
尋常場屋發策之語乃明目張膽慷慨深切如是也前  
一問尙爲世所容後一問不得安于朝列矣先生何加  
損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愚于是敬服先生之心嘉熙  
二年十有一月己亥敬書以授先生之子智甫別駕云

定川遺書附錄 卷二

三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跋沈國祿 郭燕人牟太學私試策問

魏了翁

古之仕二爲貧爲道而已爲貧則苟以爲祿仕然非饑  
餓不能出門戶不爲也古有饑餓而不肯爲者矣夫苟  
爲道則立乎人之本朝大將行其道次猶欲行其言不  
窮去之雖窮乏者得我且不爲也況妻妾宮室乎此義  
久矣不明沈公乃能招諸生而誨之人主不以爲忤宰  
相趙文定亟稱之此人心之所同也不知位司成職言  
責者獨何人而斷斷不可否之三日包羞其象曰位不

當也三以陰柔居上自知不當其位亦赧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非盡人之子與後四十有四年臨邛魏了翁撫卷太息書而歸其子省曾

跋竺氏藏舒沈二先生書

袁桷

二先生授學鄉里踵門而登巍科膺仕者固不一二數殊異以後衣冠淪落有不忍言者獨剡源竺君嗣孫稷猶能守儒保世度藏二先生遺墨惟謹桷伏讀沈公書誨曰兢兢自持若果能爾何用師友審竺君誠能用力於是舒公誌其歲月則曰樂道其教薦更百年敦厚愷

定川遺書附錄

卷二

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梯之澤今復未艾竺君諸孫宜力修而善繼焉俾勿墜

案王臈軒宋元學案補遺於定川門人竺先生大年下節錄袁清容跋竺氏藏舒沈二先生書今取

清容集所載全錄之竺稷當是竺大年之孫清容所謂剡源竺君者卽大年也大年奉化縣志有傳著有禮記訂義惟志傳極略藝文志載汪元春禮記訂義序云號楓林舉紹興壬午鄉魁會試下第絕意仕進幽居著述禮記訂義等書可補志傳之闕萬季野撰儒林宗派直接定川之傳者祇錄竺

氏一人則其學可知也

端憲沈先生贊

黃潤玉

偉哉端憲本於躬行師道尊嚴郡國是倡曰道與職惟一無二任重道遠名昭百世

沈端憲公像贊

李堂

正色立朝以道舉職肅然師模以嚴啓迪反觀內省慎獨之功端憲追諡允符德容

沈端憲公墓詩

全祖望

簽書父子盡醇儒更有徵君饜道腴再世衣冠同翕聚

定川遺書附錄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林樵楷尙扶疏崇邱山下薪傳杳真隱堂中蕙帳枯鄉里義田乃餘事可憐高誼亦荒蕪

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全祖望

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卽所稱真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竝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倉監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

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

耳乃以場木爲製船壽鑄案呂子約泛舟至竹洲詩云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

修是子約自出百金購船而王季和修之非以場木製也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

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

出俟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

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

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

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往來倦則休是

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尙無恙相與極

定川遺書附錄 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辨古今以求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

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

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

新得當不知其若何而惜乎無可攷也湖光宛然斯人

之履絢可作吾將溯洄從之矣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

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蓋

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

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官於鄞切磋倍篤

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夫以相

府之巍峩宸奎之焜燿而後世之流連而不能自己者  
乃在於三先生之隱約是可知其貴之別有所在也然  
忠定能以綠野之堂爲諸賢永朝夕則書院之長存卽  
洞天之佳話矣先宮詹公之得竹洲也擬爲端憲築書  
院而未成其後竹洲屢易主而後歸於予乃遂事焉而  
記之

鄞江人物論

張懋建

漢儒承秦燼之餘石渠天祿功著經籍而理學未淳宋  
儒負大力以昌明之周張二程之學統歸朱子而翼翼

定川遺書附錄 卷二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相成者則推陸象山先生象山之學直透性靈而昌  
其緒者則推四明正學四君子袁正獻攄發性功窺測  
閩奧楊慈湖溯源心性釐剔離竇沈端憲澄澈根源把  
握主宰舒文靖待制奎文原本性術皆屬象山正脈而  
端憲先生承朱子轉運浙東見訪相與闡發道理遺書  
靜廉二字復遺其弟炳就學象山門下尤其卓卓者也

下略

定川遺書附錄卷三

後學鄭 張壽鏞輯

宋史本傳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眾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

定川遺書附錄

卷三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爲訕己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振恤得宜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閒



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子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

案李紱編陸子學譜云宋史象山先生傳稱門人楊簡袁燮沈煥舒璘能傳其學故今撰先生學譜先生而下卽繼以楊袁沈舒四君子從史本文也

寶慶四明志本傳

定川遺書

卷三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沈煥字叔晦世家定海徙郵年二十四舉於鄉補國子監爲選首居太學不苟同每語人曰天子學校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慕臨川陸九齡之賢從而學焉乾道五年省試第二調官歷餘姚尉揚州教授八年召爲太學錄以昔所躬行者淑諸人蚤莫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孝宗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眾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

請黜之在職纔八旬得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浙東帥  
屬高宗山陵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  
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  
絕矣於是治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  
常平使者分擇官屬振恤煥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  
殍諸司交薦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  
三省類薦書以聞上猶簡記特許升擢遂通判舒州歸  
後官期益篤爲己之學奉親孝自疑性剛大書戴記深  
愛和氣愉色婉容於寢室其存心養性率類此史忠定  
王浩勗義田於會稽凡仕族有親喪之不能舉孤女之  
不能嫁者伙助有差煥白王率好義者行之鄉里得田  
數百畝月增歲益遂爲無窮之利雖病猶不廢書拳拳  
以人才國事爲念年五十三卒周文忠公必大聞之曰  
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  
予愧也昔曾子論弘毅之士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  
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悅親以信於友乃獲於上若吾  
叔晦所謂任重道遠誠其身以獲乎上者非邪序而銘  
之忠定王悼之尤切一時名賢親炙其言行者多誌之

以傳世稱之曰沈先生有文集五卷嘉定十六年寧宗  
官其子省曾今天子卽位追贈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諡  
曰端憲煥之祖子霖字澤夫貢辟雍調惠州博羅縣主  
簿無仕進意號逍遙翁父銖任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  
度判官廳公事俱以明經爲鄉里師表銖嘗問道於焦  
先生義方之訓尤嚴故諸子皆修飭有聞少子炳字季  
文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象山陸九淵務窮性理趙忠  
定公汝愚以遺逸舉之史忠定王浩使子弟師之固窮  
終其身

定川遺書附錄

卷三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延祐四明志本傳

沈先生煥字叔晦自定海徙鄞偉儀觀尊視瞻音吐鴻  
暢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  
陸先生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晝夜鞭  
策求友如不及務本趨實不自矜衒每語人曰當隆師  
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第進士講學不倦自以資稟  
剛勁非所以歡庭闈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  
壁日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  
嚴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中心說服斯道益尊爲

太學錄修教養法士爭歸之不肯詭隨苟容以取光寵  
遂補外終於舒州通守先生非聖哲書未嘗誦習與朱  
文公呂成公問辨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  
臣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深廣追贈直華文閣特  
諡端憲

### 鄞縣志本傳

沈煥字叔晦世家定海後徙鄞父銖承務郎簽書鎮東  
軍節度判官煥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驚  
於末習既冠尤奮勵自強慨然有追蹤古人之心願而

卷三  
宀川遺書附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美髯尊瞻視音吐鴻暢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  
則務以義理自勝年二十四鄉舉第二

袁燮撰  
行狀

入太學

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  
師禮事焉晝夜鞭策求友如不及務本崇實不自矜衒  
每語人曰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

延祐  
志

乾道

五年試南宮奏名第二授迪功郎上虞縣尉

○案行狀  
及周必大

所撰墓志言行編聞志蔣傳宋元學案與海縣志俱作  
上虞尉獨湖集附煥撰孫介行狀亦自言尉上虞蒙齋  
集贈沈智甫序言煥尉上虞張處士墓志石刻在乾道  
五年稱右迪功郎新上虞縣尉沈煥書惟宋史本傳實  
慶志曹志言授餘姚尉然行狀與墓志最先出宋史作  
餘姚尉當係刊本偶誤或仍實慶志舊文之訛又案紹

興府志言煥隆興中爲餘姚尉乾道中徙上虞尉則係無稽之談隆興中煥在太學尙未成進士安得尉餘姚又案餘姚縣志職官亦言煥乾道中任縣尉今攷行狀並未言煥尉餘姚祇有爲浙東幹官時奉檄振救餘姚上虞兩邑饑民除姚志載煥振荒事則可竟入之職官謬矣 待次里中講學不倦父

每對賓客常拱立其傍侍酒則竟席不敢去自以資稟

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

色婉容數語於壁日觀省焉○案寶慶志以大書祭義數語於室繫之通判舒州

歸後官期下 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昏

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中心悅服斯道益尊尉曹三

年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戒下毋得

定川遺書附錄 卷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輕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某日某時反命毋敢蹉跌

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此曹豈得私之鑄

而藏之庫有所閱視宰必關尉始得啓封約束堅明吏

姦莫措行狀○案墓志作吏置經界籍爭訟紛然君拘籍鑄之慘驗稽決積弊以革淳熙四

年調揚州教授未上八年春詔爲太學錄周必大撰墓志以所

躬行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忌其立異

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殿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

問姓名宋史本傳丞相趙雄復稱煥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

忌者滋多行狀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

有二乎適私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己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本傳方會

食監中夷然不驚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安以取

光寵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行狀諸生送別有泣

下者袁燮書明年丁父憂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

不以閒冷自逸翼贊其長心所未安懇懇忠告省闕案

牘下至場務宿弊悉革去之行狀用舉主升從政郎墓志高

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應給不暇煥亟言於

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

定川遺書附錄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

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

絕矣本傳後帥張杓來復委以檢察墓志於是治並緣爲奸

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振卹

得餘姚上虞二縣本傳躬行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顏

色飾貌者自退而飢民皆遺之食行狀二縣無復流殍諸

司交薦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婺源縣墓志煥有高

名善類素推之而累歲滯於銓調公論以爲屈由是丞

相合前後薦章力陳於上帝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

官人物甚偉者乎將召用之媚嫉者復至而趙雄已家  
居小人合謀梗之終不復召行狀久之始有遷擢之命通

判舒州光宗覃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歸後官期益

篤爲己之學墓志奉母謹甚左右無違日進甘肥與弟友

愛撫養孤姪恩意隆洽行狀會史浩勸義田於會稽煥白

浩率好義者行之鄉里得田數百畝月增歲益遂爲無

窮之利寶慶志紹熙二年四月卒年五十三行狀丞相周必

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

友叔晦不予愧也寶慶志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

定川遺書附錄 卷三

入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

言學辭受取舍雖小必謹資用屢竭口不言貧行狀非聖

哲書未嘗誦習與朱熹呂祖儉問辨凡世變之推移治

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深廣

延祐志晚尤尊敬熹曰是進退用舍關乎輕重者旣寢疾

猶以爲言言行編及煥歿孫應時與熹書曰叔晦不幸棄

世此湖中之梁木一壞豈易復得燭湖集煥與袁燮楊簡

舒璘稱明州四先生宋元案寧宗官其子省曾案行狀

曾敬曾理宗追贈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諡曰端憲案鎮海

縣志誤作贈

弟炳字季文

寶慶志

自父歿與煥奉母甚謹

直文華閣

言行家貧以經學教授鄉里

袁變李必達墓志

風節最高

全祖望湖

語

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陸九淵務窮性理

寶慶志

舒璘

嘗答書曰所示太極說謂易之極卽心之極甚善人皆

有此極而不自明無他私念障之也

宋元

學案煥與史浩厚

浩割宅以居而炳亦投徒於真隱觀並居湖上時呂祖

儉爲倉監興至輒泛棹至煥望見呼炳曰大愚來矣相

與出蒞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祖儉爲詩紀之

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

定川遺書附錄

卷三

九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萎我欲從之恐淹留

全祖望竹洲書院記

後趙汝愚以遺逸舉

寶慶

志

不就

宋元

固窮終其身

寶慶

志

### 鎮海縣志本傳

沈煥字叔晦鉢之子少卽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

嘗務於末習旣冠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

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詞有典則務以義理自勝年二

十四舉於鄉明年補國子監爲選首行藝超諸生始與

臨川陸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九齡極

稱其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煥益晝夜鞭策求友如不



及潛觀密察至有眾人莫之知而煥獨識之者

案袁燮撰言行

編永嘉粹象先頽然眾人中不自矜炫人鮮能知者君一見大稱之以爲學問識見在行輩中當爲第一聞者無然後同志與象先友聽其議論始服君爲知人

囊空無貲冬或不絮忍窮勵志惟講求爲急又以諭同舍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

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

開之何由自知不足聞者悚惕因煥以交賢士相與講

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爲不朽計皆自煥倡之乾道五

年試南宮第一廷對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授迪功

郎上虞縣尉

案煥行狀墓志及言行編俱作上虞尉燭湖集附煥撰孫介行狀亦自言尉上虞蒙

定川遺書附錄

卷三

十四明燭書

約園刊本

齋集贈沈智甫序亦言煥尉上虞惟宋史本傳實慶志雍正府志言授餘姚尉然行狀最先出宋史作餘姚尉當係刊本偶誤或承寶慶志舊文之訛又案紹興府志言煥隆興中爲餘姚尉乾道中徙上虞尉則係無稽之談隆興中煥尙未成進士安得尉餘姚又案餘姚縣志職官亦言煥乾道中任縣尉今考行狀並未言煥尉餘姚祇有爲浙東幹官時爲檄振救餘姚上虞二邑饑民則餘姚志載煥振荒事則可竟入之職官謬已

次里中自以稟姿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貶劑大書

祭義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壁日觀省焉父每對賓客

常拱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父子自爲師友講論

道義闔門雍睦士益信而歸之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

皆告簡嚴矩矱端肅初若不可親而昏者明柔者立鄙

咨者意消中心悅服師道益尊尉上虞三年不卑其官  
砥礪廉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馭下嚴紀律  
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遺期以某日某時反命毋敢  
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此曹豈得私  
之鐫而藏諸庫有所閱視宰必關尉始得啓封約束堅  
明吏姦莫措邑人賴之舉薦相屬固辭或稱之政府諷  
使來見卒無所詣調揚州教授未上淳熙八年除太學  
錄修教養法蚤暮延見諸生孜孜誨誘以所躬行者淑  
諸人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優劣決於

一試司業難之煥持議如初

案言行編君爲學錄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莊

肅如是我輩亦當如是盛暑時亦然同列率畏誘避嫌不敢與諸生語君喟然歎曰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獨延見無虛日常爲司業言學職諸生之表非其人不可司業答以格法君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

司業不能平

會充殿省考官唱名日序立廷下孝宗熟

視偉煥貌遣內侍詢姓氏及官有簡記意丞相趙雄復  
稱煥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多或勸煥姑營職  
道未可行焉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  
引孟子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  
中者可謂無其人乎聞者以爲訕己讒諸言路論煥與

長官爭議詞旨頗切宜少抑之有旨調高郵軍教授煥  
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食罷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  
苟容以取光寵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不愧友  
朋去無所恨在職纔八十日明年丁父憂服除充幹辦  
浙東安撫司公事不以閒冷自逸翼贊其長心所未安  
懇懇忠告省闕燖燼悉去宿弊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  
帳酒食之需應給不暇煥亟言於撫使鄭汝諧曰國有  
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  
奉官移書御史請先示喪紀本意喪紀著明人心曉然  
知君上典禮之重貪求自息可不煩彈劾矣後帥張杓  
復委以檢察於是治吏之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  
費頓減是歲旱荒常平使者以上虞餘姚二邑屬煥振  
救躬履阡陌人人撫之誦戶口察顏色飾貌者遂巡自  
退而饑民皆遺之食迄無流移諸司交薦章上孝宗猶  
記其風度曰是向時爲學官人物甚偉者將召用之而  
趙雄已去小人百計阻之作爲朋黨論列圖爲三疏士  
大夫三十四人姓名於下某已去某猶在以爲煥所作  
欲激眾怒併力以阻其入諍議果喧有一從臣以百計

保煥者得消息終不復召秩滿改宣教郎知婺源縣煥  
素有高名善類首推之而累歲滯於銓調公論以爲屈  
三省類薦書以聞詔許遷擢遂通判舒州歸後官家貧  
敝屋數間隘不可居隨所寓止事母甚謹左右無違日  
奉甘毳爲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深篤倡率妻孥撫  
養孤姪恩意隆洽略無少閒故人孤女寡甚聘以爲冢  
婦富室欲與諸子聯姻懇請不許性輕財每誦李絳之  
言曰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室無私蓄辭受取  
子雖小必謹嘗遊中都其帥雅知煥貧欲厚饋之使人

定川遺書附錄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達意煥曰受則傷義拒則違俗以旣歸告之斯可卽日  
出郊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贈以金煥反之曰向也閒  
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資用屢竭廉約自守意  
氣軒豁未嘗有悴色念鄉里有喪不能舉女孤不能嫁  
者請於鄉老史浩汪大猷舉行義田浩大猷卽以其事  
屬之煥諄諄勸諭得田數百畝儲峙有所職掌有人出  
納有法毋苟求毋徇私必覈其實品量多寡用而不匱  
有餘益市膏腴鄉人頌之咸曰此無窮利也光宗登極  
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紹熙二年四月戊寅卒年五

十二

案寶慶志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子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又案

燭海集與朱子書曰叔晦不幸棄世此劇中之梁木一壞豈易復得先生必爲哀痛病時猶且自

整勵不改其度與朋友別惟以老母爲念善類凋殘爲

歎

案言行編君晚尊敬朱晦翁曰是進退用舍闕歎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既寢疾猶以爲言

煥人

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

諸夢寐兩無所愧斯可以言學矣知非改過踐履篤實

其初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後與呂祖謙兄弟辯論

案延祐志

作與朱文公呂成公問辯

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經綸事業孳

孳講求日益深廣自煥之歿朋友親故哭之皆痛四方

定川遺書附錄

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賢士大夫識與不識咸爲世惜之

楊簡撰行狀

理宗卽位追

贈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賜諡端憲子傳曾魯曾省曾皆

學儒紹父業魯曾改名木山以蔭爲迪功郎省曾字智

甫嘉定十六年寧宗授以官仕至別駕袁甫有序贈之

寶慶志

### 宋元學案本傳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也父鎮東簽判銖嘗受業焦氏以

私淑程子之學里中奉爲人師先生少卽潛心經籍精

神靜專未嘗驚于末習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

鴻暢試人大學時師友道喪學校絕無講磨之功先生始一振其弊臨川陸文達公九齡同在齋舍先生以師禮事之文達曰叔晦挺然任道之資也益以取友爲急嘗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有初入學者告以同遊中可爲師爲友者甚悉時謂先生開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簽判每對客先生拱立其旁或侍酒則竟席不敢卻簽判性嚴不合意卽誨飭之先生白以資稟剛勁非所以侍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婉容愉色數字于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師道益尊授上虞尉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未嘗遣吏輕至民家政聲以最著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赴調揚州教授未上除學錄先是教官不甚與諸生接先生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旦暮延見司業不樂也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祇決于一試司業不以爲然先生持之自如會充殿試考官序立庭下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

匪懈以諷切其餘怠者滋甚或謂先生姑營職道未可行也歎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于是聞者俱恨嗾御史言先生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裁抑之以養其器他日更拔用之遂外補高郵軍教授居官僅八十日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敘別而去謂同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以取光寵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初先生之與司業爭也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先生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旣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也而司業與焉先生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充浙東安撫司幹官高宗山陵有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先生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亟言于安撫鄭汝諧卽屬先生條奏且薦爲修奉官先生移書御史謂當先治喪紀使貴戚公卿之心動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自絕于是治吏之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歲旱分振上虞餘姚無復流殍部使者與大帥交章薦侍從亦請召之孝宗猶記其風度曰是向爲學

官人物甚偉者乎將用之而丞相趙雄已去小人百計  
思阻之乃作爲朋黨論列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  
姓名于下某已去某猶在以爲先生所作欲激眾怒而  
其排之謗議果喧有一從臣以百口保其不然得稍息  
而從此不復召矣改知婺源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  
遷通判舒州待缺里居與鄉老史文惠王浩汪莊靖公  
大猷舉行義田文惠割其竹洲之別業以居先生尋病  
不廢讀書垂絕拳拳以母老爲念善類彫零爲憂丞相  
周必大聞其訃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

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先生于辭受取舍尤嚴嘗遊  
中都其帥雅知先生以其貧欲厚貽之先生曰義不可  
受來則難卻卽日出關故人典方面贈以金先生曰向  
也閒居嘗受君賜今有微祿不當兼受富人欲以女妻  
先生亦固辭之永嘉薛象先在大學頽然眾人中無知  
之者先生一見稱之以爲學問見地在行輩中無其匹  
聞者未信其後果有盛名所著有定川集五卷寧宗官  
其子省曾理宗贈直華文閣賜諡端憲

宗義案楊簡舒璘袁燮沈煥所謂明州四先生也慈



湖每提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而絜齋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觀四先生學術之同矣文信國云虞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間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一時師友聚于東浙嗚呼盛哉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宋史混而列之非也四先生之遺文亦惟沈集絕不可見惜夫

定川遺書附錄

卷三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蔣學鏞鄞志稿本傳

沈煥字叔晦乾道丙戌進士銖之子也由定海徙居於鄞弱冠省試第二人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文達公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師事焉復從其弟文安公九淵游中乾道五年進士授上虞尉教授揚州召爲太學錄先是取士優劣一決于試煥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煥持議如初會充殿試官唱名日序立殿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眾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當路疑其訕己遂論煥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抑之在職八旬調高郵軍教授煥方會食齋中聞命夷然敘別而出後幹辦浙東安撫使公事治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飲食之需州縣奉承不給煥謂國有大喪而臣下飲食自如安乎移書御史先治喪紀貪求自息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從之歲旱領常平振恤上虞餘姚二邑無復流殍部使者奇之淮東帥臣尤露章力薦孝宗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忌者思梗其入假煥名作黨論且列爲三圖疏士大夫姓名其下以激眾怒謗語果喧從班有以百口保其不然者然終不果召改通判舒州不赴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割竹洲宅延居之煥與同里袁正獻慈谿楊文元奉化舒文靖俱承金谿之傳學業相勵稱淳熙四君子晚歲與朱文公呂成公及其弟忠公極論今古貽書相往復每言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不愧始可以言學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幃大書婉容愉色深愛和氣一章于寢壁及卒周益公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

獎善子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乃銘其墓實  
慶三年贈直文華閣賜諡端憲

本袁絮齋所撰行狀兼參用延祐志

定川遺書附錄卷三

定川遺書附錄

卷三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定川遺書附錄卷四

後學鄒 張壽鏞輯

定川言行彙攷

壽鏞謹案袁正獻公變旣撰定川行狀又作定川言行編後之撰定川傳者莫不以此爲祖雖周益國公必大撰墓碣亦本於行狀者也定川文集五卷旣不可得謝山所得之言行編壽鏞亦未見全帙嗣得之於伏跗室爲煙嶼樓徐氏舊鈔本二十一世孫袁士杰輯也惟欲爲年譜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取材旣嫌闕略若不第其先後東鱗西爪又無能概其生平不揣謏陋旣編定川遺書更就參稽之所及以行狀爲主以羣書所錄爲輔分別綱目名曰定川言行彙攷後有獲者得以增益古人云書之傳有其時也淳熙四先生惟定川之書獨罕見尤馨香禱祝於後之君子之蒐索焉

宋高宗紹興九年己未歲先生生

案行狀君諱煥字叔晦四明沈氏也 又案行狀

得年五十三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攷紹熙二年  
爲辛亥逆溯而上先生之生爲紹興九年己未也

又案淳熙四先生舒廣平生於紹興丙辰長先

生三歲楊慈湖生於紹興辛酉少先生二歲袁絜

齋生於紹興甲子少先生五歲

絜齋集跋祖姑歲  
月記某生於紹興

甲子

沈氏世家定海中徙鄞

案定海志孫枝傳父允從從鄉先生沈銖學又云  
枝與樓鑰沈煥袁變遊定志旣傳孫枝而不爲定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川立傳定昔合於鎮而先生又徙鄞故鎮志鄞志  
獨詳之然先生子孫有仍籍定海者是定志不爲  
先生立傳定志之陋也 又案徐北壽四明談助  
先生本傳云今阜茨廟前沈氏其後裔也

十五年乙丑歲先生祖主簿公登進士

案鎮海縣志沈子霖傳子霖字澤夫父開不仕子

霖貢辟雍登紹興十五年進士

鎮志與誤  
熙特更正官惠州

博羅縣主簿號逍遙翁 又案行狀自祖主簿公

經行修明恬於仕進鄉里高其節

考簽判府君聞道於焦瑗隆於教子諸子皆修飭有聞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銖字公權嘗問道於焦瑗授  
伊洛指忠信孝友克紹先德容止莊敬衣冠端嚴  
造次必稽孔門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且與人  
交面箴其失退無後言有古直諫之風士大夫信  
服銖事竣極恭諸生事銖者一如之雖已貴莫敢  
襲家法焉高弟有舒烈孫允袁方張祖順 又案  
袁陶軒鈞甬上寓公傳焦公路山東布衣也寓大  
涵山麓 又案沈鏜傳鏜字高卿與兄銖弟銘皆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爲焦瑗高弟與從子煥同登乾道五年進士 又  
案全謝山四先生祠堂碑陰文云定川之父簽判  
公學於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稱其  
忠信質直孝修於家行尊於鄉高弟舒烈作行狀  
是定川過庭之教所自出也 又案全謝山蠨堂  
記蠨堂之後人乾道八年進士烈受業沈簽判公  
權爲程氏之學云

先生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既冠成人慨然有  
追蹤古人主盟當世之心

案楊慈湖祭叔晦文云世方習誤波頽不可起叔  
晦不然如砥柱中流而峙足以起士大夫萎茶不  
振之氣 又案所著有經說王腹軒錄入宋元學  
案補遺四條第一條解曲禮道德仁義二句第二  
條解在朝言禮二句第三條解禮運子曰我欲觀  
夏道節第四條解故禮行於郊節壽鏞編定川遺  
書已錄入訓語先生精神靜專尤精於禮萬季野  
輯儒林宗派直接傳授者爲竺大年攷奉化縣志  
大年著有禮記訂義一書汪元春序之謂其於道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四四明破書

約園刊本

契本末之辨先後之間多所發明有功於世惜原  
書未見然先生解禮有所授之斷可知已經說而  
外如朱子答書中云所云二圖之妄深荷留念言  
多枝葉而不既其實尤佩警切之戒又云二塗之  
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又云  
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卻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  
今承再諭愈詳密無疑矣雖朱子答書在淳熙十  
年癸卯以後

據朱子年譜

然非平日之讀書聞道安能

臻此

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則清遠雄麗務以義理自勝

案袁蒙齋甫贈沈智甫序

先生子名省曾

曰先正獻公嘗

言先生少年在鄉校刻志問學齋前有竹甚茂每於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聽者悚然 又案史忠定浩祭文云以言其學正而不駁因流知源橫渠伊洛以言其文傑出橋門朱子祭文云大篇短章鏗金夏玉鈞玄闡幽海搜山抉今先生之文流傳者雖僅而清遠雄麗以義理勝猶見一班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十二年壬午歲鄉舉第二

案先生年二十四爲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歲監補第一

案鎮海縣志本傳明年補國子監爲選首是爲隆

興元年

乾道二年丙戌歲考簽判公登進士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乾道二年登進士以迪功郎監潭州嶽廟晚始得官史浩篤布衣之好薦之孝宗召見上殿改秩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通判



廳公事汪大猷復薦之

三年丁亥歲以行藝優諸生

案行狀又四年遂以行藝優諸生是爲乾道三年時師友道喪雖首善之地合席同筆硯鮮有講磨之功君勇於進修不主先入

始與陸九齡爲友遂師事焉先生與舒璘楊簡袁燮皆聚於學

案行狀始與臨川陸公子壽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陸公極稱君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益自信晝夜鞭策有進無退求友如不及潛觀密察又案真西山撰袁潔齋行狀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粹益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皆聚于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益充又案楊慈湖二陸先生祠堂記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包恢三陸先生祠堂記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俟觀書無滯礙緝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

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咸師尊之 又案宋元學案全謝山曰甬上四先生之

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

復齋謚文達世稱後

山先生

宋史混而列之非也

又案薛應旂正學祠

記宋興百餘年諸儒繼出至於直窺堂奧上遡本原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者象山陸氏也當時遊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鄞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川舒元質皆其高第弟子以道義相切磨特以其師之學與晦庵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同遂致往復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辨眞若忿爭雖其後會歸於一驩然相合而各得其本心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者矣今以一明州

之地萃茲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婺之何王金

許並列毋亦朱陸之故也乎

壽鏞案蔣榜庵鄞志稿傳謂復從其弟九

淵游不知何據竊謂定川雖師事文達然文達與象山同尊心學伯仲自爲師友而文達深觀默養優游而曲暢之者也定川之學潛觀密察雖得之文達然其薰染於象山者亦必多焉則謂之象山弟子也亦宜

又案文信國曰定川之學秋霜蕭凝

求友如不及潛觀默察至有頽然眾中不自矜衎入莫之識而推之爲不可及者

案鎮海縣志本傳有云至有眾人莫之知而煥獨識之者蓋本行狀其注云案袁燮撰言行編永嘉薛象先頽然眾人中不自矜炫人鮮能知之者君一見大稱之以爲學問識見在行輩中當爲第一聞者慨然後同志與象先友聽其議論始服君爲知人

囊空無資冬或不絮忍窮勵志惟講習爲急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又云祁寒襪無絮則小藍貯故紙用以溫足所謂士大夫必先咬得菜根乃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有爲者其先生之謂歟 又案宋元學案補遺第一則姑蘇一巨室延以誨其子同舍以先生貧甚皆勸其往君曰吾方求益師友奈何捨去卒不行蓋本諸言行編

既與諸賢定交又以諗後來者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

案宋元學案錄言行編九則第一則吾儕生長偏

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與行狀字句略有出入 又案鎮海志本傳引聞者悚惕因煥以交賢士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爲不朽計皆自煥倡之 又案每語人曰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延祐四明志錄之本諸墓碣

五年己丑歲試藝南宮名第二

案行狀主文自汪公應辰以下皆一時鉅儒 又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案鎮志本傳作試南宮第一誤鄞志本傳依行狀作第二 又案時汪應辰爲吏部尙書明年罷應辰正直能言立朝務革弊政

忠義天挺勇不顧利害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居次甲授迪功郎上虞縣尉

案鄞志本傳注云行狀及周必大所撰墓志言行編聞志蔣傳宋元學案鎮海縣志俱作上虞尉燭湖集附煥撰孫介行狀亦自言尉上虞蒙齋集贈沈智甫序言煥尉上虞張處士墓誌石刻在乾道

五年稱右迪功郎新上虞縣尉沈煥書惟宋史本傳寶慶志曹志言授餘姚尉然行狀與墓志最先出宋史作餘姚尉當係刊本偶誤或仍寶慶志舊文之訛 又案紹興府志言煥隆興中爲餘姚尉乾道中徙上虞尉則係無稽之談隆興中煥在太學尙未成進士安得尉餘姚 又案餘姚縣志職官亦言煥乾道中任縣尉今攷行狀並未言煥尉餘姚祇有爲浙東幹官時奉檄振救餘姚上虞二邑饑民餘姚志載煥振荒事則可竟入之職官謬矣 又案鎮志本傳亦在於上虞縣尉下有附注鄞志係襲鎮志之注而加詳焉

待次里中益講學不倦

案袁絜齋題晦翁帖亦云某待次里中先生旣授上虞尉未卽視事與絜齋旣以進士授江陰尉待次同

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寢室之壁日省觀焉

案寶慶四明志以大書祭義數語繫之通判舒州

歸後官期下今依行狀爲未上上虞尉時事

嬰兒之慕不忘其初

案言行編先生嘗曰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閒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蓋自道也

深以嚴威嚴恪爲戒簽判公每對賓客常拱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小不合意嚴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訓子嚴少不合輒誨飭之不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年長故假借蓋本行狀

父子自爲師友講論道義閨門肅雖士益信而歸之門人弟子祛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渠燮端肅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銷中心悅服師道益尊

案父子自爲師友一語行狀寫其真況惟鎮海志本傳錄之雖謝山重作沈傳未之述也鄞志本傳亦刪蓋先生是時未赴尉任簽判公亦家居簽判公乾道二年登進士第鐘及先生登乾道五年進

士相隔僅三年銖傳言晚始得官者謂此也故行  
狀旣曰父子自爲師友而宋元學家補遺附錄又  
曰兄弟自爲師友簽判公旣有子又有弟鎧定川  
旣有父又有弟炳父子自爲師友兄弟自爲師友  
其樂可知 又案墓碣先娶楊氏有賢聲前一紀  
卒豐清敏孫吏部郎中誼從以長女配之書畢命  
傳十二年曰紀時楊氏猶在也案言行編先生嘗  
曰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  
美名隨卽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出於閨房用力  
焉故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是自欺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尉曹二年葺學舍求版籍邑人賴之

案行狀尉曹三年不卑其官端居終日雖隆冬酷  
暑不少懈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  
法馭下嚴紀律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  
某日某時返命毋敢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  
曰是政本也而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則  
鑄而藏諸榜其庫曰經界而歸權于其長有所閱  
視宰必關尉尉必請於宰始得啓封約束堅明吏

姦莫措邑人賴之聲望藹然舉薦相屬固辭不受  
又案此節敘任上虞尉政蹟與墓碣吏匿經界  
籍君拘籍緝之二云可互相參證

或稱之政府諷使來見卒無所詣

案全謝山增修宋元學案本傳云或傳參知龔茂  
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見卽指此 又案王伯厚撰  
先賢祠堂記有云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  
義利理欲之幾蓋謂先生

淳熙三年丙申歲作淨慈寺記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案記文已錄入遺書

四年丁酉歲調揚州學教授未上

案墓碣淳熙四年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

遊明招山與呂祖謙祖儉辨論古今

案全祖望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方端憲遊明招山  
中忠公之兄成公尙無恙相與極辨古今以求周  
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  
相之經綸事業攷攷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  
務而後已 又案浙江通志引金華府志云明招



山在縣東一十五里宋東萊呂成公講學於此正德十三年縣丞林有年立碑以昭先賢遺跡又案武義縣志明招山在武義縣東山前有蠟屐亭相傳晉阮孚理屐處又案定川遊明招山謝山既云在成公未沒前故隸於此

八年辛丑歲除太學錄

案墓碣八年春詔爲太學錄又案是年八月呂東萊卒朱子以是年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始至延諸生日與周旋見者不以蚤暮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案言行編爲學錄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莊肅如是我輩亦當如是盛暑時亦然同列率畏誘避嫌不敢與諸生語喟然曰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獨延見無虛日又案宋史舒璘傳璘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

先是舍法取士行藝優劣一決於試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持議如初

案言行編嘗爲司業言學職諸生之表非其人

可司業答以格法君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  
司業不能平

會攷試殿廡帝偉其儀遣中貴詢姓氏及官有簡記意丞  
相復稱其居官匪懈忌者滋多介然自若

案畢沅續資治通鑑淳熙五年冬十一月丁丑以  
趙雄爲右丞相時雄尙在相位鄞志本傳作趙雄  
復稱煥居官匪懈宋元學案本傳孝宗偉其貌遣  
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  
諷切其餘忌者滋甚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或謂姑安而職何行道爲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  
發策諸生稱孟子之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今赧然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詞旨頗切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曰言心聲也發策之語直  
犯時忌惟先有輕利祿心故耳使所重在利祿尙  
不敢略有忤拂況敢從其蠹根病髓而攻之耶若  
端憲沈先生之弘致淵識可謂達於重輕之分矣

又案魏了翁跋沈國錄太學私試策問曰否之  
三曰包羞其象曰位不當也三以陰柔居上白知

不當其位亦赧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非  
盡人之子歟

遂論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抑之方會食監中聞  
命不驚食罷夷然敘別而出

案宋元學案本傳先生初與司業爭或謂司業深  
情厚貌宜少防之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既  
得罪方知下石者不獨一人司業與焉曰果厚貌  
深情乎亦無怨也

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吾朝夕兢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不愧友朋去無所恨

案墓碣云摘君與長官爭議宜少折之云

在職纔八十日補外得高郵教官闕

案墓碣在職纔八旬得高郵州教授而去 又案

鄞志鎮志本傳作高郵軍教授

諸生送別有泣下者

案言行編同列諸生送君在濱惜君之去有泣下者

九年壬寅歲丁簽判公憂

案行狀明年丁簽判公憂是爲淳熙九年

十年癸卯歲始講學竹洲金華呂祖儉官明州倉監來會炳亦預焉

案宋史呂祖儉傳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云案東萊以淳熙八年八月卒踰一年子約赴明州是爲淳熙九年○又案子約候濤山記壬寅之冬遂祿甬東又云會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因趨郡檄言邑中候濤之勝今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夏四月相與會云云 又案鄞志職官表主簿李浹注淳熙九年放呂祖儉遊候濤山記李叔潤偕行叔潤浹字也括昌人

括昌卽括蒼

又案宋史孝

宗紀淳熙十年八月庚戌以史浩爲太保魏國公致仕 又案全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云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卽所謂眞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

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  
吾鄉監倉所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  
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  
乃以場木爲製船案大愚詩曰探囊百金辦扁舟  
又頌老友著意修謝山以爲場  
木製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  
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 又案全謝山

湖語云四先生之講堂俱在湖上而竹洲一曲爲  
端憲之幽居書帶之草徧庭除也皎皎季子高臥  
邱樊道義之樂長沖閒也 又案全謝山楊文元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十八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公書院記先是史忠定王館端憲於竹洲又延文  
元於碧沚袁正獻公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  
雲而木鐸之聲相聞 又案子約有泛舟至竹洲

叔晦所居詩

詩錄入遺書  
附錄卷一

又案徐兆曷四明談

助呂忠公監苜米倉在城東每訪端憲昆仲泛棹  
湖上入竹洲講堂討論竟日 又案宋元學案明

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於碧沚沈端憲講於  
竹洲絮齋則講於城南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  
遊出遂以呂大愚祖代亦稱爲四先生滕德粹爲

鄴尉朱文公語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

又案朱子答滕德粹書云所識者楊敬仲簡呂

子約

監光會

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皆可

從游也 又案鄆縣志名宦傳滕璘字德粹淳熙

八年中乙科調鄆縣尉鄆者五年遷鄂州教授

璘與楊袁沈呂是時相會尤爲可證 又案王伯

厚九先生祠堂記大愚初至明慈湖方參佐浙西

帥幕攷慈湖莫能名齋記云爲浙西撫屬淳熙十

一年八月朔旣領事是大愚與慈湖未嘗不相會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蓋慈湖先有撫幹之命而任事在後耳又云廣平

教授徽州絜齋以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

居故往還不及三君攷廣平在徽州是也而絜齋

則雖尉江陰尙未之任眞西山撰絜齋行狀云遲

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云云又攷絜齋題晦翁

帖淳熙辛丑

聚珍本誤作己丑是爲淳熙八年

之歲四月大饑某

待次里中晦翁貽書郡守謝侯謂救荒之策合與某

其講之久而呂子約爲倉官晦翁屢遺之書未嘗

不拳拳云是絜齋亦與大愚相會伯厚所謂往還

不及三君者誤也又云淳熙之舒沈楊袁諸公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根本闡釋經訓躬行實踐學者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域四先生之功也又案蔣樗庵鄞志稿定川本傳云改通判舒州不赴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割竹洲宅廷居之煥與同里袁正獻慈溪楊文元奉化舒文靖俱承金谿之傳學業相勵稱淳熙四君子晚歲與朱文公呂成公及其弟忠公極論古今貽書往還攷蔣傳所云改通判舒州不赴乃在竹洲講學其說係據謝山

宋元學案本傳詔遷通判舒州待缺里居實非也改通判在淳熙十五年攷袁絜齋題晦翁帖淳熙辛丑之歲後七年子約爲大府寺丞與宋元學案呂祖儉傳云去以丁未正合是淳熙十四年大愚已徙官矣而竹洲講學若在十五年則大愚又何能預且王伯厚作九先生祠堂記云叔晦以國正家居既稱國正則未改通判可知朱子答滕德粹書亦稱爲沈國正尤爲時期相合故沈楊袁呂四先生聚於湖上可斷定爲淳熙十年十一年之間

其在定川十三年幹辦浙東公事之前無疑也謝山作楊文元公書院記既曰沈楊袁來預湖上木鐸之聲相聞而作沈傳則未言歲月樗庵因謝山而未深考至慈湖年譜既載呂子約以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又云其講學於碧社當在己酉庚戌二年慈湖講學或非一時可概若合併竹洲則自相矛盾矣壽鏞證諸羣書確有可據因爲論定如此至謝山作竹洲書院記以爲惜無可攷今旣得之足補兩傳之闕顧定川之所講與弟子之所

記欲求如舒廣平之殘衰而不可得則憾甚耳

又案王伯厚先賢祠記淳熙大儒疏澗漚之源而達之洙泗是邦諸老之學始得江西之儒而考德問業於朱呂張子之門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義利理欲之幾明誠篤恭仰俯無所愧怍

又案全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淳熙四先生出大昌聖學於旬餘間其道會



通於朱子張子呂子而歸宿於陸子四先生立身  
居官大節歸然定川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聞  
過自訟不敢苟安其刻勵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  
朱子辨浙學答先生書

案朱子年譜淳熙十一年是歲辨浙學錄有答沈  
叔晦書二攷朱子答先生書四與先生書一均載  
在朱子文集年譜所錄二書其一在先生任帥幕  
時爲淳熙十三年其二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云云  
當與朱子答呂子約書云世路險詐已無可言吾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云  
云同在癸卯故列入淳熙十年朱子答書已錄入  
定川遺書附錄卷一惟先生與朱子書今不可得  
玩答書所云卽稱其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也蓋朱  
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  
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蓋爲象山龍  
川言之也故年譜有辨陸學之非有辨陳學而與  
呂子約往來書簡亦復連篇累牘載在文集定海  
黃以周輯朱呂問答一書可攷證辯論之所在惜

其書未見年譜又云先生

朱子

還自浙東見其士習

馳驚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而

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工夫而深斥其所學之

誤以爲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

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

力爲呂祖儉

子約

潘景愈孫應時

獨湖

言之先生與子

約燭湖往還密故答書及之然未嘗稍薄先生也

十三年丙午歲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久之始以

年勞進秩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一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案行狀云上距解褐十有八年先生以乾道五年

己丑歲捷南宮下推至淳熙十三年丙午爲十有

八年墓碣云用舉王升從政郎時浙東安撫使侍

郎鄭汝諧也

案浙江通志與張杓同作安撫副使

帥屬少事同列頗以閒冷自逸曰設官分職安有閒冷

者翼贊其長心有未安懇懇忠告省閱書牘如處要職

下至場務宿弊悉革去之

案朱子答先生書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

之亦何適而不安云云

升從政郎

案鄧志本傳引墓碣云用舉主升從政郎

作永思陵薦爲修奉官

案行狀作永思陵百司次舍供帳酒肉之需州縣奉承不暇君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食自如安乎亟言於帥帥屬君條奏且表薦爲修奉官

案永思陵高宗陵也

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御史深然之

案行狀君復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喪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西四明嚴譜 約園刊本

紀著明人心曉然知君上典禮之重貪求自息科擾自戢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深然之 又案墓碣高宗山陵越帥鄭侍郎汝諧奏充修奉官君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絕矣

鄭汝諧去職辭修奉官

案行狀帥去官君亦辭修奉

張杓繼任復委以按察

案行狀後帥至復委以按察君直道而行械吏之

並緣爲姦者而還其科率之不當者人情安堵  
又案墓碣後司尙書杓來復委之檢察君治並緣  
爲奸者追償率重者支頓減 又案鄞志本傳引  
墓碣後帥張杓來復委以檢察杓爲南軒先生弟  
是歲旱荒往振上虞餘姚二邑諸司交薦

案行狀領常平者以上虞餘姚二邑隸君振救躬  
履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顏色飾貌者遂巡自  
退而饑民皆遺之食迄無流移部使者才之亟剡  
奏稱君治行帥露章獨薦尤力侍從亦舉君自代  
章合上壽皇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  
偉者乎將召用之媚嫉者復至而左丞相旣家居  
矣 又案墓碣君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諸

司交薦

小人無計沮之造作黨論以梗其入

案行狀云小人無計沮君疇昔所與有欲自明其  
非黨因用君名作爲黨論復列其圖爲三疏士大  
夫三十四人姓名於下某已去某猶在已不與焉  
而謂君爲之欲激眾怒合謀并力以梗其入謗語

果喧有一從班以百口保君明其不然者遂稍息  
終不復召

太常博士葉適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先生預  
焉

案葉水心集上執政薦士書近歲海內方聞之士  
可當國家之用者不少而其閒雖有已經選用不  
究才能嘗預薦聞未蒙旌擢亦有已罹憂患恐致  
沈淪既得外遷因不復入況其自安常分無所攀  
援復貽頽年永絕榮進者乎謹自陳傅良以下三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四人冒昧以聞陳傅良劉清之句昌泰祝環石  
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  
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輔徐誼  
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柟游乃言  
吳璩項安世劉鑰舒琳林鼎衷饒廖德明

十五年戊申歲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

案行狀秩滿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君有高名  
臺閣羽儀之選善類素推之而自學省下遷及是  
累歲顧滯於銓調視往時同列邈不可跂公論以

爲屈 又案墓碣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

三省合前後奏薦以聞命通判舒州

案行狀由是丞相合前後薦君者數奏力陳於上始有陞擢之命通判舒州 又案宋元學案本傳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遷通判舒州 又案延祐四明志王茂剛居明州村在巖壑深處尤邃於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絕出傳註之外定川通判州事是否赴任待攷惟全蔣兩傳均謂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上觀下轉秩賜緋衣銀魚則確爲現任官吏且又有訪王茂剛事可證則全蔣云云待攷作承奉郎孫介行狀

案行狀已錄入遺書孫介沒於淳熙十五年戊申行狀僅題八月十四日從政郎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某謹狀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歲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

案行狀皇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墓碣光宗覃恩轉奉議郎

家故貧性輕財辭受取舍雖小必謹

案行狀家故貧敝廬數間隘不可居隨所寓止性輕財常誦李趙公之言錢盡再來幾事一失不可復得室無私蓄辭受取舍雖小必謹嘗游中都浙西帥雅聞君名而知其貧欲饋之豐因所厚者言之君曰受則傷廉拒則違俗以旣歸告之其可卽日出郊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者贈以白金君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資用屢竭廉約自守未嘗有悴色不知者雖謂之不貧可也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奉母謹左右無違與弟友愛深篤

案行狀云奉母謹左右無違日進甘脆間爲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深篤倡率妻孥撫養孤姪故人孤女孀甚聘以爲冢婦富室欲聯姻諸子請之勤勤卒拒不許

請於史浩汪大猷仿會稽倡義田

案行狀鄉閭有喪不時舉女孤不嫁念無以助聞會稽有義田惠浹窮乏乃請於鄉老鄉大夫爲之

表倡以君鄉評所推屬所以諷諭者君不憚勞未幾得數百畝鄉人義之規約甫立而君則病矣

又案鎮海縣志本傳請於鄉老史浩汪大猷舉行義田

嘗爲詩箴其友

案行狀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

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

然忘食此眞善讀書

案友爲向伯升

見一言行編

晚歲益尊敬朱子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案言行編君尊敬朱晦翁曰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旣寢疾猶以爲言

二年辛亥歲四月戊寅朔先生卒十二月丁酉葬於縣之翔鳳鄉

案行狀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於寓舍十二月丁

酉葬於縣之翔鳳鄉象坎山龍尾之原攷紹熙二

年四月之朔卽爲戊寅葬以十二月丁酉距甲辰

晦七日行狀是也而周信國公撰墓碣曰紹熙三

年正月戊寅卒攷三年正月乙巳朔二月甲戌朔



若戊寅則爲二月五日非正月葬以三年十二月  
丁酉故四年正月爲己巳朔則上溯丁酉越二十  
二日是在十一月非十二月也墓碣顯然誤矣故  
仍依行狀作紹熙二年四月戊寅卒十二月丁酉  
葬 又案行狀與朋友別惟以母老爲念善類凋  
零爲歎

袁燮撰先生行狀

案行狀見絜齋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袁燮又撰先生言行編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案言行編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周必大撰先生墓碣

案墓碣見周益國公平園續彙已錄入遺書附錄

第二卷

史浩朱子楊簡爲文祭之

案史忠定祭文見鄧峯眞隱漫錄朱子祭文見盧

址四明文獻集及朱元學案補遺

案朱子文集未見此文

楊

慈湖祭文見慈湖遺書均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孫應時哭之以詩

案燭湖詩見燭湖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舒璘致書呂祖儉孫應時致書朱子均惜先生死

案舒文請類稿與呂寺丞子約書云叔晦沒後曾得書憂懷萬狀不能寫去 又案燭湖集燭湖上

晦翁書曰叔晦沈兄不幸謝世此浙東梁木一壞豈易復得

魏了翁跋先生太學私試策

案鶴山文鈔有跋楊國錄私試策問已錄入遺書

附錄第二卷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袁肅贈先生子省曾序述先生生平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見蒙齋集已錄入遺書附

錄第二卷

理宗寶慶三年追贈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賜諡端憲

案見鎮海縣志本傳及鄞志稿本傳

所著有文集五卷及經說學兼明招一派

案墓碣云家藏五卷鄞縣藝文志文集五卷學案

補遺錄經說 又案全謝山作先生傳云端憲尤

睦於成公及家居忠公又宦于鄞切磋篤故沈

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子傳曾魯曾省曾敏曾女四長適舒鈺

文靖公子

次許嫁呂

喬年

忠公子

餘幼

案據行狀魯曾改名木山用大宗蔭爲迪功郎

見宋

元學案

及門高第弟子竺大年舒衍舒鈺呂喬年汪伋李鶚

案宋元學案竺大年傳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

嚴重長于說禮鄉人皆化之爲沈氏之入室也著

有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

又詳見奉化縣本傳及藝文志

舒衍傳

定川遺書附錄

卷四

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習禮

經正獻曰此子未易量也後親炙沈端憲楊文元

又從東萊呂忠公子約兄弟自爲師友聞善人爲

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形于色表裏眞淳鄉黨信

之舒鈺傳鈺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

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有日新

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更宜日課一經史呂喬

年傳喬年字巽伯金華人忠公長子沈端憲壻也

能守家學

王梓材案絜齋稱其克肖厥父議論動正不阿

又案奉化縣

志汪伋傳伋字及甫從太學錄沈煥將作監楊簡  
講立身之學尤急於教子以身率之李鶚傳鶚字  
雄飛受業於沈端憲楊文元袁正獻家于金谿端  
憲嘗曰觀此地山川未爲奇麗而人物秀出乃有  
若雄飛者袁正獻爲撰墓志

清王梓材補葺先生文集

案黃黎洲撰宋元學案謂定川之書獨罕見王履  
軒梓材撰宋元學案補遺又採集先生言行但未  
敘本於何書攷鄞藝文志王履軒有補葺先生文  
集而其書未知散於何所今壽鏞就所見聞者編  
之止此而已願世之博雅君子廣之正之焉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